第17卷 第4期 昆 虫 学 报 Vol. 17, No. 4
1974年11月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November, 1974

不信"天命"干革命 不做奴隶当主人

浙江省建德县劳村公社报道组

最近,浙江省建德县劳村公社举办了一期农民技术员学习班。在学习班上,大家遵循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,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,联系本队科学种田和自己在斗争实践中成长的事实,以及亲身体会,愤怒批判林彪继承孔老二的"天命论",大肆鼓吹"天才论",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的反革命罪行。大家决心坚持革命,深入实践,敢于斗争,敢于胜利,誓当三大革命运动的闯将,做大自然的主人,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不信"天命" 只靠革命

在批判会上,大家指出,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,以反动的"天命论"作为思想基础。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,以反动的"天才论"作为理论纲领。"天命论"和"天才论"是一路货色,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。什么"天"的意志,"命"中注定,"生而知之",统统是骗人的鬼话。

潘村大队农民技术员宣必达说:孔老二宣扬什么"死生有命、富贵在天",把人的贫富贵贱、生死病亡,说成是上天规定的,把水、旱、病、虫等自然灾害说成是天对人的惩罚,真是胡说八道。我们潘村大队解放前是个十年九灾的穷山村,粮食产量很低。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,地主的残酷剥削,逼得我们全村二百多户贫下中农,就有一百二十多人给地主当长工,三十多户逃荒讨饭,八户卖儿卖女,还有四十多人被国民党抓丁当兵。霹雳一声震天响,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闹革命,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,指引我们走集体化的康庄大道,我们大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全大队兴建了三座较大的水库,筑起了一千五百多米长的防洪堤坝,还修了三个机埠,从根本上解除了水旱灾害。近两年来,我们还改溪还田、劈山造田一百多亩。大队和各生产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,认真落实农业"**八字宪法**",开展"**农业学大寨**"的群众运动,进行科学种田。粮食年年增产,社员生活大大提高。现在,我们贫下中农住的是新房,用的是电灯,队队有储备,户户有余粮,日子越过越兴旺。为什么同是一个天,同是一块地,新旧社会有这样大的变化?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变了吗?根本不是。这是社会制度变了,我们劳动人民地位变了,是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干革命的结果。

黄垄大队农民技术员韩文光说:解放前,我们劳动人民不但没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,而且也没有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权利。全村四百多户人家,所有贫下中农都没有进过学校门。因此,根本谈不上科学种田和防治病虫害。解放后,在毛主席、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,我们不但从政治上、经济上翻了身,而且也从文化上翻了身。现在全村有两个大学生,六十多个中学生,适龄儿童都上了小学。大队里还办了政治夜校、业余技术学校,文

化和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。我这个年过五十在解放前一字不识的大老粗，也当上了大队农技员，学会了很多农业科学知识，同时还担任了业余技术学校的老师，培养了六十多名农技员。全大队粮食产量由解放前的亩产二百余斤，提高到一千一百多斤。事实证明，社会的进步与落后，我们贫下中农的苦与乐，都是由社会制度和政治路线决定的，决不是什么“命”中注定的。

碧山大队农民技术员童樟松说：天命！天命！就是要我们贫下中农的命。解放前有一年，我们村里闹蝗灾，当时有个地主，乘机散布“天命论”，胡说什么，我们穷人得罪了天老爷，应该向天老爷请罪除蝗虫。在他煽动下，许多人拿出钱来由他主持向天老爷请求赐福消灾。结果，钱被这个地主骗去了，大片稻苗还是被蝗虫吃光了。解放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了，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，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，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，敢于同自然灾害斗，同旧的习惯势力斗，同阶级敌人斗，斗出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，斗出了农业生产大丰收。现在我们大队已有一支二十多人的科技队伍，逐步掌握了病虫害的发生规律，在防治技术上也有了些办法。我们坚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，通过调查病虫害的发生期，确定防治的适期，初步扭转了过去那种“县里发情报，下面跟着跑，防治马后炮”的被动局面。1971 年，在防治第四代三化螟时，由于我们认真调查虫情，纠正了县病虫观察站发出的情报在地区之间的误差，做到了适时防治，获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。近十年来，我们大队没有发生过大的病虫危害，粮食连年丰收，由解放初期的亩产三百来斤增加到 1,480 斤。事实充分证明：没有“天命”，只有靠革命。社会主义是靠斗出来的，农业的丰收也是靠斗出来的。林彪、孔老二胡说什么“从天命”，目的是为了麻醉我们劳动人民，不让我们起来造他们的反，服服贴贴地受他们的剥削。但是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，林彪一伙用“天命论”束缚人民的手脚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，是永远也不能得逞的。

实践出真知　斗争长才干

学习班上，很多农技员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批判了林彪鼓吹的“生而知之”的“天才论”。

劳三大队第八生产队农民技术员刘樟武说：林彪和孔老二同走一条路，同唱一个调，他们大肆鼓吹“生而知之”、“上智下愚”的反动谬论。孔老二胡说什么“天生德于予”，标榜自己是“生而知之”的“圣人”。林彪也自封为“天才”，胡说什么“我的脑袋长得好，和别人的不一样，特别灵”。人的知识、才能真是象林彪、孔老二说的那样，是先天就有的吗？绝对不是。实践告诉我们，人的知识、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，而是在实践中得来的。我是初中毕业回乡的知识青年，1972 年担任了生产队的植保员。刚开始，对植保工作一窍不通，对掌握虫情、配制农药、防治病虫都不会搞。可是，我坚持参加实践，虚心地向有经验的贫下中农学习，才逐步掌握了植保知识和防治技能。有一次，我把杀螟松和亚胺硫磷混合，可是，当两种农药一混合，放在水里就结块，搅不散，喷不出。是不是这两种农药不好配合呢？我反复地试验，后来把杀螟松先搅成浆糊状，然后冲水，再加入亚胺硫磷，这样，结块的现象消除了，防治的效果比两种农药单独使用大大提高。现在，我能检查和防治十多种粮食作物上的病虫害了，并且懂得了一些常用农药的性能和配制方法。

枫村底大队农民技术员项根土说：实践出真知，斗争长才干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1967 年，我们大队晚稻发生了褐稻虱危害，当时，我们对这种害虫还不认识，结果防治失败了。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们从失败中总结了经验，认真学习和掌握了防治褐稻虱的知识。去年，我们大队晚稻又发生褐稻虱危害，来势猛，发展快，但是，我们由于有了实践的经验和足够的思想准备，及时地检查了虫情，掌握了火候开展防治，很快就控制了为害，获得了晚稻丰收。这些经验的取得，都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在实践中得出来的。

然而，林彪和孔老二一样，却极端仇视我们劳动人民，诬蔑我们劳动人民是“下愚”；只知道“怎样搞钱”、“油盐酱醋柴”、“妻子儿女”等等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。我们劳动人民受剥削阶级的压迫最深，对革命的要求最强烈，对社会的进步最关心。解放以后，我们在毛主席、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，表现出无穷的力量和智慧，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，这就证明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。

丰坂大队农民技术员朱仁寿说：我大队防治矮缩病的事迹，就是实践出真知的过程。矮缩病是水稻生产上的重要病害，1971 年我们大队有三百多亩晚稻受矮缩病危害，每亩只收一百多斤。当时，我们科研小组吸取了这个严重教训，着手研究矮缩病的发生规律和防治方法。可是，有人却说什么研究矮缩病是专家教授才能搞的，捏锄头柄的大老粗是搞不了的。我们不信这一套，坚持实践，认真观察，并及时总结了本地群众中的经验和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。通过冬季“三光”灭虫源，秧田治虫拆桥梁，收种治虫搞封锁，大田治虫抓火候的办法，把传播矮缩病的害虫——稻飞虱、叶蝉消灭掉，从而取得了防治矮缩病的较好效果。近几年来，我们大队再没有发生矮缩病的危害了。这些成绩是我们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取得的。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：**“卑贱者最聪明！高贵者最愚蠢”**。